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甬上耆舊詩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朱銓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范廷驛

欽定四庫全書

甬上耆舊詩卷二十四

監察御史胡文學編

應山人臬

字仲鵠性簡默所至必閉門掃席意翛然人外初為
名諸生數試有司罷歸因薄遊三楚間常一帛赤壁
望觀音巖瀑布再泛大江載酒上晴川閣俯仰間發
為楚聲一時詞人誦之已北上薊門游長安諸公卿

間無所遇而歸年未五十遂絕意進取世居鹿沙草堂種花澆藥與三橋李叟周農半諸人相倡酬論詩先輩謂自濟南婁江諸公以詩名世十餘家若置吾仲鵠在座不知誰當居左又曰仲鵠風格高可遠追白沙近當少石詞家以為知言仲鵠詩余僅見何山人所選及楚游烏溪諸草為文亦有法惜未盡得其集讀之一日余與客論里中詩或云應仲鵠所作亦無佳句余不答徐出所錄村居詩數首中有句曰春

田雨足騎秧馬秋隴禽多縛草人又曰十畝桑閒賢
者地三家州市酒人天客大欣賞以為得如此絕佳
余笑曰此正應仲鵠句也

雪至

草堂既僻荒值雪更清閑三日東南風怒號撲人至早
起霏霰霰餉午恣飄墜庭草色方新施白若加翠發生
丁此時或恐轉顛顚依微拂檐柳凝凍不勝稊鱗鱗鴛
鴦瓦漫漫狐兔隧豈少饑寒家知愁不知瑞呼童煨燭

酒聊取雪牕醉

雨霽擬登匡廬

翠屏湖上開寸心已生翼
艤櫂江州城百里空濛色
吳天攬新霽稅駕事登陟
一逕入東林數峯看成側
精舍香靄間高僧或可即
瀑水貫若虹爐香細如織
誅茅有風尚而況此名域
無妨遂隱淪山南與山北

自鍾祥舟行至江夏

日來五百里書生偃乘傳
攬物襟宇開盤餐累州縣
茲

返只一舸東流水如箭晨興蘆渚炊昏泊柁樓膳往見
鼉衣曝亦驚魚鬣扇柴門都水際槐柳開茅院荆楚重
歲時大堤耀釵釧回首郢中雪已成巖際電薄言就夙
好舊壘誌歸燕無喟行役勞空江數雲片

都昌南山清隱菴

古刹百盤上山僧一個迎題詩有縣尉檀越是書生棲
鶴留禪侶枯松落梵聲尋常樵汲罷爛煮芋頭羹

閉戶

閉戶松鱗老臨渠竹粉香偶然來野衲小語及空王日
永脩茶具年衰訂睡方窮山渾自了焉敢傲羲皇

泊湖口

彭蠡流偏駛潯陽勢欲吞九峯爭向背一水辨清渾估
客蒲帆下江村荻霧屯上方僧磬發岸火已黃昏

鄱陽湖

水路將三百中流一葦孤稍嫌微點綴反覺礙虛無跋
浪移舟偃蒸霞落日扶南康多土著強半上魚租

庶矣江南國能容此大川來吞贛江水浮動豫章天直
欲乘槎去相將鼓枻還因之思浩劫彌望總茫然

小牕

新啓小牕涼脩篁個個香山禽窺藥椀水霧薄藜牀詩
格枯能老年光淡可常近猶嫌有髮何必減空桑

秋懷

物色經今改離愁一倍新偏宜寒雨夜夢著故鄉人徑
側黃花老山椒白屋貧時時計歸路無那欲沾巾

江行

兩岸看山去經春計水程飛花如解恨歸雁亦關情近
郭雲為戶遙村柳作城子長雖浪跡寥廓見平生

岳陽樓二首

夕陽收近郭水氣忽淋漓空岸巨鼇負高天大翼垂只
堪明月照不盡快風吹柳毅傳書處應惟枯木知
巴江奔峽口巨浸自天開日湧濕烟斂春殘雪水來何
人吞八九有記刻樓臺嘆息先憂者無慙名世才

訓吳興吳白雪使君

此行還得借名賢坐領湖光碧浪偏
瞻舊每思留犢處行春又及浴蠶天
絲麻野集都成市魚米家充不論錢
太守風流堪臥理郡齋長日掃雲烟

姚少師影堂

有自題
偈語

冀北江南事已非禪機未了說戎機
止聞智者師黄石曾見功臣著衲衣
衫翠濕空春欲老砌塵凝席客來稀
一參偈語低徊久颯颯靈風動素幃

烏溪

寄我江湖流浪身烏溪山水故清真
春田雨足騎秧馬秋隴禽多縛草人
睡起竹牕書一卷坐來莎石酒三巡
願如在巷顏夫子到處簞瓢不厭貧

牕咏

雨後林巒色色鮮遙看白屋散青烟
新秧得水針能刺肥蕨籠沙甲尚拳
十畝桑間賢者地三家草市酒人天
何門不可長裾曳其奈塵途馬脚穿

夜渡漢川感事

蕭蕭匹馬入孤村聚落無多擁縣門
風遞爨烟迷白屋雨驅行色滯黃昏
戍空導火存嫠婦夜靜驚人走弱孫
難後淒涼不堪說尚愁荒政隔重閤

賦得雪浪石

山骨居然巧分明雪作濤潤含波縠
細白湧浪花高羣峽如奔逸胥江或
怒號一拳翔振鷺百疊負神鼇洞壑
還吾輩崢嶸定爾曹月中光炯炯風
際韻騷騷貯水甕

盆古栽蒲土鉢牢是曾經煑鍊應為肅冠袍不必需攻
玉相親已自豪

刻竹

悲歡坐臥役吟神只合三唐晚輩隣後五百年青玉上
也知流寓有詩人

周文學應辰

字斗文號綠莊性疎散不事修飾初為諸生工詩家
在西村去郡中十里時入城輒館雙湖上與諸詞客

唱酬壯歲游京師再客白下有兩京集行世慕豫章
山川過吉水游于鄒南臯先生之門先生嘗問曰使
周生為仲尼弟子當自居何等綠莊謝不敢先生笑
曰試言之綠莊曰某小人所學在樊須鄒門俱羨其
對晚年合刪其詩六百首名曰綠莊詩采閩人林茂
之敘之謂詩家色不古則近媚骨不堅則近柔徒事
一時不足千古惟綠莊詩可謂色古而骨堅初綠莊
謁鄒先生先生曰四明故才數往屠長鄉與余同門

謂余曰爾他日頭裹一藍布嚼數片冷肉有何意趣
余笑曰然則藝博山爐點虎丘茶君謂與冷肉是合
是異相笑而別今周生風格瀟洒意從長鄉游乎綠
莊曰不然某于里中師余君房先生耳君房所著詩
文名農丈人集綠莊自謂生平苦學僅得農丈人之
半因更號農半

塘上行

青蒲葉已敷遲我塘上過所託者止水未甚有風波

解一

渺渺江湖水萍流不得住涼颼自西來行子亦返顧

解二

言有一束詩可以喻少深欲傳流水去冰至在凌陰

解三

自今掩扉坐寒塘相見少有何一山人持贈金光草

解四

怨歌行

有腕在手有舌在口豈無一長莫與我播揚豈無一得
莫與我扼惜吁嗟乎人之寡情吟域太明我不如歸耕

古詩

行行重行行夕陽在崦嵫暮鳥有倦翼冬木無榮枝少

壯不逢年垂老其誰知拄杖亦奚悲揮戈亦奚喜立馬
當國門素髮令人指不如攬餘輝卷懷還故里

矯志詩

晨光發虛牖出往有所求當其日昃時猶勝秉燭游以
茲惜寸陰盱眙經九丘禹跡不易徧禹穴仍淹留昂藏
一書生將與千載謀

玄穹一以默大化無留停七襄雖云粲猶傳捲舌星林
風起飄忽欲辨已無形靈均何其愚陸離紛騷經無寧

怒醉言而謂我獨醒

精衛填海水世人笑其癡十載變桑田成功良在斯愚
公欲移山意氣亦如之但恐人力短不及鳥銜時當時
幸自堅後人以為期

苦熱行

驕陽行自北遺熱何南方山雲火所吹陌塵烟為揚沸
至井底枯熨至石膚黃星俱麗于象龍亦鑠其光念此
草木軀暑酷安能當受炙爐之側揮汗甌中央一袒不

及爽千扇不肯涼就風如受薰飲冷如飲湯隱几若晝
昏帖席欲夜狂焦迫俯仰間無徑可逃亡虛想玉女逢
借以六月霜

不寐

上天有息機無寧念勞人是人而成寐何間賤與貧嘗
與少者隨倍與愚者親我亦人中宿終夜開雙輪良由
血海枯重以思路頻思深如調飢思苦如臥薪輒側不
自持祇嗟天不仁憶昔強盛時苦受文字因策以揣摩

久書因痛哭新搏心真化繭變髮豈生銀而猶晚興偏
病亦愛吟呻語驚疑擲命律細欲吟塵牀頭守詩崇戶
外明鬼燐持往問希夷言下已成陳為示滅字方永充
無懷民

題淵明醉歸圖

義鞭在日馭魯戈詎能回爾祖惜甕陰先生耽酒杯運
命既不偶功名等草灰諒予無雜心東林可徘徊已焉
哉歸去來一杯門柳綠三杯蘿花開壺中有酒且盡醉

莫待歲杪玄陰催

喜雨

禾頭猶有望一雨答鳴鳩
蓑出霑霑瓏鉏看泱泱流蘇
于連次旱獲亦幾分秋約可官租給饗殮且漫憂

陸公明住近湖堤沿植花木得薛岡為記斯亦

郡中榮觀也因賦二首

亦是城堤舊饒君為益觀移花來錦里借樹與長干士
族爭相豔詩家並不寒一舟看到晚轉覺上湖寬

居然當地勝栽者自人為蹊在不言處花如有韻時片
霞流夕權萬綠上春卮記取名篇後彌深一曲思

人日觀春

知是值衰人忻然不隔春適當登菜甲兼得識芒神長
命三盃舉晴天一耒親西風吟底極東望可憐辰

彰聖寺

宋樓太師
鎬墓道

度嶺轉通幽山扉舊額留羣峯原裏穴半寺獨支樓遂
草淒翁仲厨烟冷比丘原田今已薄國課莫旁搜

東天王寺

前林正鬱蒼行野覺雲香曠處天為佛深來寺即莊晝
如依竹靜春亦逐秧忙所願開平糴流慈此一方

下第後送薛完璞

忽忽不得意秋風又送君路知雙目近情作一年分人
影留殘照山光隔片雲歸期如可俟此去莫論文

朝天宮

帝座臨仙嶠雲衢自逶迤羽人迷節序朝士指威儀藥

竈依然設桑田
官自移冶城
非舊日
別有躍龍池

濟上李于鴻生日

濟上悠悠路相忘
十月春冬溫猶奈
遠旅健不妨
貧魯酒澹于水
張梨爽似人
為君輸一醉
更喜在生辰

咏月

前除方惜暮
忽有皎兮臨
一寫秋來意
如居雲外心
致河全減影
與樹獨分陰
試作水輪聽
清輝入朗吟

禪巖新寺

不隔鬼工穿仍來插一椽
闌當獅口入覆與鳥窠聯
乳滴長疑雨嵐蒙亦象烟
只看撐定力可以喻初禪

訪贈李玩其翁

自來稱舊學竟此百年隨
仙李原留種衡茅轉玩奇
內篇為近狀長者有前期
投句松風後何如親見之

黃河有感

元氣涌于水河身萬里賒
地中都禹績天上一仙槎
憑力分回溜依神下淺沙
俟清應有作顯此望京華

十八灘

刺刺不得上層層可若何驚看來勢險怪聽立名多今
雨兼程阻長年盡日拖竟須經此去蓬鬢老風波

沈懋功暢園作

只以家園暢因之位置精為山闌徑入流水引橋行屋
小俱屯綠檐虛一漏晴坐來風韻徹聽鶴亦雙鳴

游大名寺

四望隋堤俱舊址獨留蕭寺點空村淨將明水初開鑑

閒却迷樓不閉門，垂柳飛絲零白鷺。
行厨引火出黃昏，總當天末多惆悵。
可是盈虛酒一尊。

寄贈李偉卿隱居

隱君年九十餘，屋外有雙松為宋時物，其詩自題曰桑麻。

集

早知不及大夫招，隱向田間取適遙。
春鳥一鳴為我屋，風松雙聽已前朝。
老于甲子年將百，閒在桑麻句總超。
昨日有來傳刻本，道君元氣未曾消。

東湖

一自山迴匯作湖，稻苗東望水天扶。
因之利藪供漁罟，兼亦仙家列畫圖。
浪打墓門秋與濶，雲藏溪寺月同孤。
葑田多是蓮田壅，有個蓴思擬棹無。

登蕪城

蕪後城中歲已深，敞看烟景試登臨。
山當平處渾無骨，水到灣時若有心。
瓊館花飛春漠漠，文樓人去暮沈沈。
古來物力饒何極，剩與啼鴉攪北林。

題陸侍御涵虛閣

多向湖干得景偏取于虛借石橋邊仍分島嶼東西岸
總領禽魚上下天簾樹欲圖烟不隔棹波如引月長牽
平看却有吟臺想漫自標名比浩然

九日家居

憐我廢餘臨此節知他高會落何方雁將秋影分明滅
菊與人肩較短長祭酒于先如拜懶授衣在側只披忙
亦猶稱健堪樁度一理荒吟到夕陽

舍館感事

北來消息竟如何老却青衫且自歌
草草世間生落索
魚魚江上入奔波
寒裝坐雨春游減
小管窺天星應多
欲採占書作南史
可能強飯慰蹉跎

逢張爾諲

向聞衆妙有張諲
恰又移名贈此人
露浥桐花秋在眼
風翻蘋葉水為神
新詩吟就全驚謝
古篆鐫來不讓秦
逢在塵途知不隔
偶然孤劍躍龍津

異人李處士竣

字公起父尚默為名御史見本傳公起生即聾然性
靈悟至孝御史出按遼左卒于官公起甫十餘歲在
京邸聞訃號慟凡五日夜水漿不入口咽枯而嘶乃
更啞及長盡發先世遺書縱讀之手自較讐不間寒
暑既于天下事漠然無聞復不能從問質凡有疑義
唯坐對古人默相辯折務在得其所安性好客郵筒
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具賓主以案相通
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以往上自國家典故旂常邊

場戶口名臣嘉言行無不得其始末以至考一罷一
物輒為作史作譜輯里中所記載名甬東軼事撰述
甚多俱身自尋繹幽奇畢呈無少遺失晚年尤好種
植奇花名藥常滿堦庭舍傍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
諸勝俱與客游涉處自好學之外淡然他無所嗜翻
若口耳為煩也所行世有盟鷗諸集其未刻者尚十
餘種俱藏于家曹能始先生嘗合華亭唐仲言為二
異人傳仲言瞽而工詩通古今公起以目誦仲言以

耳讀兩君誠千載異人也

夏日咏懷

清夏日已長幽人無一事晨起苦炎熱東南氣候異街
市雜喧聲研席從此避瀟洒午牕下嘗有槐陰至記得
手植時許我依寤寐何必著玄經枕中落奇字晚涼濯
體罷臨沼看荷芰

海潮行

海中七月颶風起淫雨經旬下不止萬丈洪濤勢接天

蛟龍狂吼怒秋水潮衝盡破浦頭船漲入汪汪浸浦田
捲禾堆草爛欲盡飛沙走石山之顛頑雲合沓城俱黑
苦霧蒼茫澹無色幾處流離幾屋空呼天動地無消息
間有賣兒完橫征半生半死不成行幽客無能援手臂
風前悵立難為情吁嗟嗟難為情閉門若有波濤驚

山陰晚泊

落日山陰道孤舟帶遠汀秋林紅葉重夕浦黑風腥客
夢碁前斷漁歌鏡裏聽來朝餘興在何處訪蘭亭

宿鷺

黑夜沙汀上依栖
白日明裯留莎草
軟幕借水雲輕浪
蝶翻無夢浮鷗伴
有情由他舟共白
燈影不曾驚

幽居

幽居門巷僻
滿榻落花深
頗恠無童掃
翻諧謝客心
游絲黏雀墮
飛絮攪蟬吟
竹裏風爐淨
茶烟冷不禁

斲笋

春霽一林青
江雷忽有聲
土鷺苔面破
候促竹胎生
帶

月呼童斲燒燈與客烹齒齧新味得和句嚼來清

掃徑

掃徑停松帚閒居敞竹扉寒深留雪滯風定恨花飛
仔細防苔損從容度葉稀蠶頭新酒熟春色報芳菲

歸棹

薄暮垂孤棹天寒帶雪歸清溪魚不上深樹鳥還飛
山徑水霜合江村燈火稀鐘聲候夜半回首扣柴扉

讀米仲詔水部迎石文却寄

拜石還迎石今人式古人船乘千載癖文就一家新似
得寰中巧應同席上珍靈心抒品藻中岳是前身

寄曹能始少參

聞道浮山勝水松十二株華堂背北郭曲榭瞰西湖閒
蒔三山藥高懸五岳圖金屏花外擁小小侍呼盧

董小雙李

小蘇俱閩
中名妓

秋莊

九月江城下早霜紛紛紅葉滿秋莊雁鴻遠度衝寒色

鳥雀爭鳴亂夕陽飯以山田稷粒白盤兼沙磔蟹螯黃
暫時消受憐風景便欲行歌學楚狂

讀南華經

樓居幽借水之隈濛雨含烟只不開塔影似從空際落
雁聲知向冷邊來疎留一徑先生柳白擁深山高士梅
展讀南華聊自適香爐茗椀足徘徊

汪山人樞

字伯機大父鏜官禮部尚書伯機家多賜書復嗜讀

為人性蕭散工詩不樂仕進治別業曰泡園作園居
六十首三山徐興公至甬上一見稱之題其卷曰疎
作風清逸同雲上古惟彭澤今有伯機晚年合其前
後詩為存佚篇行世伯機于里中先輩作五君咏曰
大司馬東沙張公布衣沈嘉則楊伯翼二先生儀部
屠長卿先生太守田叔先生自謂前三君俱不及北
面至二屠先生猶得侍杯酒從容欬吐故其風流所
被尚有存者

懊懷曲三首

相思重相思歡定思儂否儂意若江湖迢迢逐歡走
天涯尚有窮別恨終無極日照黃檗藩可憐苦離色
千金買妾身一旦遠行邁大舫如屋寬底事不相載

早秋刈穫述懷

杲杲朝日升垂垂水田熟嗚嗚呼白雞決決飲黃犢稍
稍溽暑收灩灩露華沃庭戶絕追呼春秋足魚菽卒歲
計所餘脩我牆與屋男悅女欣欣杯炙勞僮僕躬耕一

丘田飽食詎非福

日夕巧窺窬川塗疲仕宦放利來怨憎居高邇謗訕所
得不俟失雖榮何足羨未若村中農腰鎌安孤賤綠芋
雨中羹黃粱花下飯相過平生懽握手聚親串疇識心
計勞永辭不材患桔槔懸梁杞婆娑甘景宴

雜詩

千詩滿人口未若腰中纏上藥可延命未若身少年青
陽不自好理鏡見華顛五十仍牧豕負薪南澗邊生慙

洛陽少命乏陽羨田縕袍者誰予豈必狐貉賢已矣弗
復歎天道默以玄

白紵詞

麝瑣漿飛玉笋香風習習裊蘭麝投籤浮箭促芳夜昨
日春來今日謝太息韶光不相借銅盆燒蠟翠帳和美
人起舞色微酡輕身躡節影婆娑百年朝暮奈樂何聽
我新翻白紵歌

狂歌行

吾聞喟口不可張唯唯之領食萬羊又聞毅面不可示
脅肩而笑富千駟始信有躬忌太直始嘆有心不蚤匿
世平不數夷門生諸侯今賤小臣稷讀書豈願終巖阿
骨體其如不媚何安國灰中心漫在陵陽石裏淚應多
平原不起鍾期謝知己未逢車孰下縱心且復事歡游
蹙額誰能念婚嫁西爽朝來無日無碧雲邀我泛春湖
知非五十今年是蚤晚裁書謝畏途

苦雨

不禁連日雨為問幾時晴
春向聲中減昏從看處生
淫烟留幕轉飢鳥下堦行
空有盈尊酒餘寒只自傾

人日

匡坐對瓶供新年七日逢
風聲喧鳥語晴色照溪容
投老無他事看山有短筇
數椽遺構在長得寄疎慵

嘉禾道中

水木清如許行舟風正和
戰場過橋李平野有嘉禾
花露瓶中酒竹枝塘下歌
旅游殊不惡閒殺駐烟蘿

早春

貧家無歲事贏得看梅花
舊句研朱改新醅寫券賒
閨年春意早亥日市聲嘩
又見南園柳枝青欲吐芽

園居

此地絕高軒翛然半畝園
門前山入畫屋上鳥傳言
仙藥隨時采丹經盡日攀
投閒人外久轉覺市塵喧
塊然何所羣似鶴復如雲
身老唯饒卧家貧不如輩
先秋涼意動隔水遠鐘聞
聊此安吾拙寧緣避世氛

久絕風塵鞅丘園寄嘯偏貧應遭鬼笑老未受人憐歲
月消雙屐乾坤傲一羶不須嗟落無事得高眠
徘徊谷口望落日鳥頻呼土產饒鱗族山資倚木奴西
江羞借潤東海擬乘桴却笑髯如戟雕蟲作壯夫

青塾

幽絕憐青塾泉香片雨餘港枯移棹澀樹老著花疎謝
豹深村笋鷓鴣小市魚西山遙在眼春興劇紛如

一丘

頭白合身閒行隨倦鳥還春生栽木地水漫釣魚灣
竹通遙澗刪松露小山一丘高卧穩無夢落人間

羣盜二首

此日逢多難乾坤半戰場一夫時嘯聚羣盜正猖狂
螳怒空勞逞狙謀祇益亡萬全須善策制勝在岩廊

春色何無賴登樓賸惱人江湖紛說劍風景幾霑巾
餘喘仍瑾戶殘魂數震隣親知遙萬里消息未能真

麥飯

一飽他何願隨緣託此生歲時新麥飯籬落短蔬羹紫
燕巢梁穗青蒲長葉平四方多難日谷口好躬耕

歲晚

一灣鴨綠水粼粼小盜梅枝暗入春身少拜趨聊當貴
家無逋負未言貧行歌晚興還依舊轉盼年光又斬新
但使歲如今歲過不妨長作海孺民

壽何無咎先生八袞

大業何人許執鞭陽秋獨秉布衣權服來鍾乳三千兩

看足霞峯十八天古籙閒披飛脈望神丹初結舞胎仙
知君自是客成侶夜夜調笙坐紫烟

泡園

疊石編茅作隱淪一丘何處不容身躬耕聊給妻孥飽
莫笑樊須是野人

薛山人岡

補錄

字千仞少以事避地客于長安為新進士代作考館
文字得與選因有盛名一時共稱薛千仞先生所著

天爵堂集亦稱天爵翁千仞年八十集其生平元旦
除夕詩為一卷起萬厯庚辰至崇禎庚辰福建林茂
之敘之身為太平詞客六十年名重天下亦盛事也
晚年歸卒于里中

千仞有盛名于世仲鵠諸人俱出其下然于鄉論頗
跡其人余初擬從山公之例今得附列五君亦足矣
然後知鄉論之甚重也

春日獨酌

一雨垂十日庭草紛如絲柴門人跡少水曲羣鷗茲宴
坐啓山閣好鳥啼芳枝興來聊自酌高頌古人詩適量
不在醉適意不在詞牕前有白雪若與飲者期

月下聽琴歌送琴師趙君

禪房夜半客不眠攜琴在月月在天為余愛琴復愛月
指下微風響七絃七絃悠悠凡幾弄月過星移天不動
滿院春烟散泣麟無數飛花撲鳴鳳曲終客去月亦沈
冷然一清世上心山高水流君不見耳畔空存月下音

庚申元旦

釋劉御
史出獄

日掛鳳樓端年新事改觀可矜臣罪薄不測主恩寬望
赦心徒費回天責已完諸公有笑口踴躍試辛盤

華清宮

繡嶺出烟邨宸游跡尚存離宮何處是流水至今溫輦
路年深廢峯巒幸後尊空餘一片月猶似照朱門

庚辰除夕

時萬歷八年余方
二十為贅壻於陸

簫鼓聽比隣魚龍視此身年庚方少壯頭角欲嶙峋有

苦同新婦無甘進老親送窮兼歲去明日是陽春

庚辰元旦

余年正八十在金陵

前度歲庚辰寒風贅壻身得偕鶴鬢婦同作鹿門人車
馬都城曉雲霞故國春衰微往往見憂病不憂貧

閉門

水邊楊柳雲邊閣粉壁紗牕掩映開不用閉門防俗客
幾人知到此間來

甬上耆舊詩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甬上耆舊詩卷二十五

監察御史胡文學編

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趙端簡公參魯

字宗傳號心堂父龍積學尚篤行人稱為趙夫子以
歲薦官懷寧訓導公少從父受經盡得其學先世無
他趙于鄞凡家祭畢享餘惟侍父一席公性篤孝朝
夕奉父教甚謹年二十二舉于鄉以進士授庶吉士

風格為館閣所推重時江陵枋國嫌公無私謁改戶
科給事中益擅直節敢言如論王文成當從祀蘆溝
橋佛寺不當建及請甄別吏治釐刷馬房諸疏俱其
大者閹人張進毆給事中于留都臺省交章劾進僅
薄罰公抗言進乃守備中官申信之黨不併治信無
以服人且朝廷紀綱因此曹大壞漸不可長時信方
與司禮馮保比譖于上得旨切責公使回奏公立草
上有云臣但知有道之世可以危言不顧君父之前

所當忌諱此則臣之罪也朝野俱傳誦其語即江陵
讀之亦心悔語客曰如此蘊藉不得居詞林是吾過
也然竟坐謫高安典史到官勤修尉職不自知從諫
閣來當事檄使主白鹿書院公日勵諸生務先實造
從榛蘚中得古文行忠信四字碑為牋而行之詞義
剴篤讀者感動諸傍郡外藩士俱來就學一時稱極
盛稍遷饒州推官尋擢福建督學僉事時學使者阿
執政意待士過嚴常汰多而錄少公曰閩才數也豈

得爾一切以寬行之其于衡鑒為更精所錄士後多
為名臣乙卯秋方大校士適得父手書忽心動疑其
有疾立投牒竟去當事苦留不可得及抵家父果臥
疾不可起公日侍五藥夜則擁父雙足天暑伏牀下
進褰器手濯中裙近衣未嘗一入私室如此復歲餘
父始歿公竟得心疾里中無不稱公至孝服除仍起
督閩學兩歲五遷南太常寺卿故事百官賀萬壽畢
更衣謁孝陵長至先賀冬後陵祀公謂祝釐所以尊

君而有事寢園則歡忻之情不暢陵祀所以格祖而
反後朝賀則奠獻之禮未虔具疏正其誤俱報可擢
右副都御史撫閩公至大閱兵海上壁壘盡新下教
有司立行鄉約保甲境內無盜即盜發亦輒得有陳
申者以倭報至言其勢甚張人情震動公察其狀曰
是將勾倭以自為功耳立械繫之謂倭來即斬汝已
而倭竟不至漳卒譁有司懼其為變欲勿問公曰廢
法以養驕亂之道也縛其魁斬之一軍聳不敢動任

閏二年未嘗取一銖一縷幕府市租悉裁以養士及
遷大理卿尚贏六萬餘金藉付有司去再遷刑部左
侍郎值封倭議起公上疏力爭之改兵部旋改吏部
與尚書陳公有年選郎顧憲成共持衡不撓適同里
沈公一貫拜麻公遂欲乞歸因出為南刑部尚書陞
辭又言封倭非計立枷非法語俱切至南中三尺久
弛人易犯公堅持國法即勲貴中官無不斂跡身雖
在南每聞國家大事輒憂見眉睫常云大臣誼同休

戚豈謂南曹即去天萬里遂可漠不相闕因屢疏請
早行皇儲冠昏禮補諫官罷祖陵開採及他礦稅釋
累繫諸臣每公疏出朝野為倚重上亦方大用公會
在廷推吏部尚書因以公名上沈公一貫疏言參魯
才品誠堪大用但與臣同鄉誰肯信臣無私參魯因
臣在亦必不至勢必兩相求去惟上免用參魯幸甚
公由是在南中九年滿三考遂東歸遣人以狀聞上
即家晉公太子太保逾四年而卒前一夕大星隕于

廳事得年七十三公生平學問以主敬為宗為人溫
謙有蘊藉而見義直赴未嘗少迴常誦自反不縮四
句以明志故能光明歷落為當世所儀若此所著疏
草文集藏于家

祇役昭陵風霾陡異道中自占

祇役趨王事清襟即勝遊可逢風伯怒翻作杞人憂飛
鳥一不度恒沙似欲浮應知九陵意掃蕩見松楸

雪行即事

前驅渺渺度雲微
白屋家家盡掩扉
驚兔欲歸尋窟走
飢鳥似乞傍人飛
平原車騎無行跡
絕壑亭臺只釣磯
幸有東風偏送我
不妨雪色照征衣

遊折桂寺

躡磴捫蘿上五峯
寺開峰下隱深松
小橋橫澗人稀度
殘刻空臺蘚密封
天外長江憑客俯
雲中數畝足僧供
此來莫訝凌危巖
猶有天池隔幾重

過桃源縣

桃源不是武陵溪
白日黃河路不迷
莫向河邊問花事
綠楊深處只長堤

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王莊簡公佐

字翼卿號太蒙生而異五歲輒能解書學儒步不受
羣兒狎年十五為諸生家貧授經里中歲所得腴脯
悉奉二兄共給朝夕置一大布衣與兄遞衣而出未
幾舉于鄉罷會試歸其授經如故已而中進士高第
授工部營繕主事督毓德宮壽宮及皇城工出入纖

微悉經手畫同曹俱無從乾沒心嫉之遂陰嗾給事
韓某奏公侵費疏下太宰陸公光祖知公名因盡為
公會計不第無所侵其節存翻以萬計覆言王主事
才且廉給事所言俱無狀公名由是益著出知南昌
府公治郡其用法嚴吏俱側足立毋敢出聲郡中諸
廢畢舉奏治行第一至所日給俱出自月俸此外絕
無溢取及入覲將歸橐已盡車馬不得發當事為給
驛傳符以行歷遷本省督學副使參政按察使右布

政使聲名俱如治郡時轉廣東左布政使粵中地阜而法寬屬吏謁上官非奉筐篚不敢見公一切禁之庭中肅然諸上賦例有加耗至十之三之四公命盡準部行權量十不至一庫有羨金十萬可私悉取充餉以南韶旱災疏免太平橋稅銀三萬念全粵輸賦重再奏免加派丁糧銀四萬有奇粵人至今誦之尋擢右副都御史撫江西江右民自黑頭見公髮且鬢鬢白而公復來驩聲溢道上公至申明保甲境內盜

漸息稅奄潘相居省會橫甚猶稍憚公公密以利害
開諭之使自請減稅五千民少甦湖口奄李道肆行
不法公悉按治其黨因奏革奄稅得歸有司且微使
民盡燬其官舍商困亦蘇時江右積大水四年民飢
公設法拯救苦不給乃奏改折南安漕糧留以貸民
四歲凡四請又請停牲口厨料漕折宗祿留兩院贖
鍰及課鈔苧布兩地稅銀免閏月加派及各鎮諸重
徵並得報可前後所省不翅數十萬故四載中雖半

菽無登而三十郡生命俱藉不死又謂有糧道則監
兌可裁有幕府帶徵則稅課大使可革漕糧民運當
改為官運弓箭絃條本色當改為折色凡公所建議
為朝廷謀節省以恤養民生使蒙實利俱出自大臣
憂國苦心足為後世法已擢工部侍郎理河道時值
有狼矢口之決河西務棉花諸口之衝山陽新挑溝
之陷邳州直河及脾沙澀西月堤之大溢公東西驛
走疏濬合期于是皇陵無侵嚙憂運艘得有程抵灣

獨早旋召入為工部尚書奉璽書督定慶二陵皇極
門殿工公長工部于事固無不辦未幾二陵告成論
功三加為太子太傅倚眷方重然時逆黨魏忠賢初
用事其勢漸張公知國事將壞遂力請骸骨歸里家
居屏跡一小樓下刺謁不通自言大臣老體當如是
一日忽見冥吏持牒具車馬迎次日公無疾而卒得
年七十有三蓋公官內自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侍郎
至尚書俱在工部官外自知府歷按察布政二司巡

撫都御史俱在江右唯一遷廣東故其仕蹟唯在工部與江右論者惜未盡其用公內行修事二兄甚謹眎兄弟如其子與人交居厚不居薄生平以潔方自葆至老不渝未嘗干請人亦不受人干請所居先人廬數楹食無重盞終身不畜媵妾之官惟從蒼頭三二人給竈養為大司空時嘗以事笞吏見其內衣俱輕貂公大怒出席解其衣示左右曰吾歷官內外為國大臣尚衣褐汝何等小吏敢服此與杖數十曳之

出部門余少時嘗見里中一先輩自粵東罷官歸客
笑問曰君歸自粵中橐金幾何此先輩顙額曰粵東
本善地但自王太蒙李茂嶼二先生官此地不取人
一錢一縑至今十餘年兩臺藩臬尚無敢受人苞苴
者其不幸身承其後遂使金銀穴中盡銷為冰雪尚
何所有蓋二公廉節其餘風所被尚如此

游齊雲

笑挾西風登白鶴尋真踏盡紫雲端行看日月橫天柱

坐對烟霞鎖石壇展誥峯高人語細沈香洞古水痕殘
醉來獨立銀河下忽聽簫聲墮玉鸞

守豫章入覲

十月霜高木葉飛計臣將次理征衣官齋惟有琴書在
訟閣由來鳥鵲稀垂慣一簾忘吏去載歸片石較人肥
不須父老遙攜酒月色千峯送客輝

先太保忠毅公諱樞

字長孺號茂嶼先曾大父太保公有孫七人公為長

先儀部公最少公少負奇質有威重讀書數行下七
歲時自其所居室過聽事出就書舍每日進止不失
一步門中有長者目識之嘆曰此兒酷似聞莊簡未
可量也中進士以行人授監察御史在臺守直節無
所附麗同里某公初罷相亢章論之竟以忤時出為
廣東治鹽僉事時粵中鹽法大壞公至慨然曰朝廷
名此官非立法鹽終不理然法惟在均在覈因博訪
前後大釐剔諸宿弊去吏之姦及豪大猾為蠹者法

初嚴而適得其平凡歲增額至三萬遂得捐商家積
負汰其浮贖復請免屬郡他苛稅以所羨三千三百
充之商與民並大蘇因條所行著為鹽政考自後監
司雖才必善守其法小變通之此書遂為畫一改山
東海右參議值登萊大水公晨夕籌策命有司停征
止訟獄招集流亡盡捐郡縣輸贖三千以轉粟濟民
民藉不死遷副使督學陝西在濟南李攀龍京山李
維禎後一時文衡稱閩中三李適山東復大侵以士

民之請再徙守濟南參政公採酌荒政以次畢舉凡
守令所不能行公俱身任之大中丞直指所久不決
公立遣之撰有公宣記事即擢本省按察使蓋公在
監司起僉事為外臺長其舉卓異俱第一萬歷四十
七年遂以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黔既無額餉歲飢數
用兵衛所至十年無倖戍卒三四年無糧會征調土
兵苗仲獯猱交煽動為亂土司陰與相結更挾以自
重其患已成公再瀝血請餉為預防計而當事忌公

威名遠臣號呼漢置不理公因六疏力請疾得許方
候代忽永寧宣撫奢寅反重慶報至貴陽震動公念
封疆受寄義不敢辭遂復出視事而黔所屬水西安
氏與奢賊世姻本同謀其同知安邦彥最狡難制水
西去貴陽僅七日公雖日發兵守湄筧戰老君關復
遵義郡縣聲言摧蘭賊衝而所憂惟在肘腋圖厚為
之備然貴陽奇正兵止三千糧匱守無具公乃佯許
邦彥使討蘭先給少餉冀稍緩其謀而急從滇中借

餉二萬募鎮算兵三千義勇一千合奇正兵得七千
市硝磺一萬七千斤鉛鐵萬斤聚米一萬七千石俱
畢集得恃有備而奢賊詭傳已破成都邦彥遂反僭
稱羅甸王合苗仲龍蔡兵數十萬直趨貴陽初水蘭
合謀奢寅欲取成都作家安邦彥欲取貴州作家因
結烏蒙烏撒從霑益取雲南作家事成蜀兵下荊襄
滇黔合兵出偏沅遂窺江南其謀不小公諜知其詳
謂我惟堅守貴陽斯其勢足控制滇蜀此國家所開

一綫官道係西南安危甚重公乃登陴灑血與吏士
共申大義分諸營列城八里部署甫定賊步騎奄至
公身當賊衝賊望公旗鼓所在盡銳攻之公命將士
禦賊奮氣百倍賊據西城外石坡其高踰月樓數尺
賊自上投矢石如雨城幾陷公急命集大鏡夾強弩
擊之火燄中見人屍若羣鴉攪搏從空中飛墜數百
賊俱下坡走復造廂樓高三丈中可伏數十人外複
布枋革用婦人雞狗作厭勝火鏃不能入下推轆轤

臨城城中哭聲震天地公命烹一彘雜以斗米飯投
城外作遙飼雞犬狀再取虎豹皮張城樓以祓不祥
銳石遂中賊廂殺數人賊尚堅持不動公乘黑縋健
兒三人持火藥油草從廂下燒之廂立燼賊俱驚墜
死者半又編竹籠數萬中盛土為臺乘城出礮堦一
丈公立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翹望氣奪盡棄籠去
公曰儼賊謂我徒能塞門自守耳非出兵大殺賊賊
不畏我乃突發壘土開門使銳卒驟前砍賊賊驚敗

斬首甚多自後每戰賊必敗其氣大沮安賊更定謀
謂惟四面重圍絕其餉道可坐困貴陽遂不復苦攻
會都督張彥方都司黃運清率兵來援與賊戰于龍
里兵敗賊知援兵怯而城中食易盡乃陽追二將尾
其後縱使入城次日笑謂城上人曰吾放二將來食
盡汝米旦夕俱作餓屍尚能出戰耶時二將兵八千
冒稱一萬四千日支米一百四十石至改月尚不決
一戰公謂監軍劉錫玄曰中賊計矣古人去兵去食

正在此時乃使將率兵九千出各硎就食城中尚留
主客兵六千初人給米一升漸減為五合至一合遂
噉死人肉未幾遂烹活人初米值漸騰至五百錢一
升以至二萬錢一升馬肉值二千五百錢一斤舊鞍
甲靴帶皮煮爛一千六百錢一斤公力既竭豫以刀
繯授家人使各自為計公身扶疾登敵樓城上惟輪
疲卒數十人枕甲卧然賊每窺城梯而上公奮臂一
呼吏士俱強起砍賊賊跳踈自死者無算城終得全

自二月七日被圍至十二月七日新撫軍王三善率
援兵轉戰至城下賊潰毒圍始解亢守三百日大小
凡七十餘戰殺賊萬人得賊仗數千陣亡兵七百餘
俱餓死城中人十萬僅存男女小弱二百餘人遺民
感公忠義相率就刀俎竟無一人叛者朝廷獎守黔
諸臣進公兵部右侍郎公仍稱疾歸里是時逆璫魏
忠賢方擅命慕公望重數遣人致意使公重上一疏
自敘即召公戎政尚書盡屬兵柄公由是益謝病口

不及黔事崇禎改元三年上召對廷臣給事某以宿憾奏公嘗受安氏金盆致生釁幾陷公罪御史毛羽健出與辨甚力且謂貴陽功苦實過睢陽公事遂大白再加一級賜金後數年公竟病卒于家年七十二公擅風儀體長疎眉目如畫望若天神性廉介持操甚厲自起家身與廝養同糲食壺一盂在官凡屬吏庭見使一小史侍立取視所持謁具出身即置席上若中列所饋輒手謁俟其白事畢復使持出蓋公歷

官至開府不受人一物亦未嘗知其所饋何物也既出貴陽圍城名震天下然終老泉石不復用即誣口所云安氏金盆本有受之者公亦不斥其人自辯論者謂公初陳徙薪之策既不信于朝廷終有爛額之勞復受謗于門戶子公伏波結憤千載及公歿未久兩京繼陷行朝始追錄公以風厲天下乃下詔曰李先主檮貴陽之守可方古烈足媿今人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毅官其一子文緝大理寺副使兼中書

舍人公下筆老健生平經濟得盡發于文章撫黔疏草
人以比陸忠宣嘗使客作書畧為裁定數字輒煥然
意出它詩文集並行世

夜郎生還途中感懷二十八韻

解褐二十年茫然牛馬走廩祿糜大官涓埃曾効否吾
儕際生平誕慢日已久騰議半違心奉公多掣肘悠悠
富貴人草木同腐朽嗟余抱微忠不敢負君友勞怨安
足辭七尺非所有馳驅不餘力老大逐郊輶燕越齊秦

間差不愧升斗薄劣受三旌士民亦有口嗟哉夜郎遊
極目豺狼藪將畧非所長況復厄陽九羽書日旁午物
力窮小醜額闇不見憐下甯徒自吼經年受毒圍勉効
墨翟守鼠雀亦已空慘遭屠膾手人肉以當粟人血以
當酒冤魂日夜號白骨成陵阜陰風淒以惡蠻雲黑如
黥環刃屬妻孥骨肉等塵垢昭茲神鑒垂援師督戎部
雪帳啓城隅賊騎逐河後開門相抱持全疆答天后藉
手卜歸轅知罪任功咎因鳥初適林生魚還脫苟有弟

在鵠原親老倚閭牖舊業瞻東疇承歡將辰酉搖搖車
旆間騁望遍衰柳餘此松柏安寒溪映清瀏追念千古
期榮名何足壽

賦得重輪依紫極

出震浮金暈重離射斗芒翻空成羽翼生色剖玄黃自
是天無二還于日有光不須雲物繞早已浴扶桑

述懷

少主籌邊日孤臣去國秋恩波骸骨在塗火夢魂留當

寧虛前箸巖闕想壯猷平生酬主意時動杞人憂

餘生甘大隱城市亦山林長日容疎帶幽懷託短吟
花渾率意倦鳥似知心寄語張弧者鴻飛幾萬尋

全城天有幸戰伐我何勞張許寧論報甘陳且見撓
喜開張仲逕豈續屈公騷欲問升沈理雲深白日高

有生同覆載何事屬玄黃鉤黨仍東漢清流及晚唐
倚冰謀已拙延木事堪傷自惜褰裳晚餘名被呂囊

紫塞狼風急滄溟蜚氣連督師煩柱國專閭寄樓船
驚言

服知誰日翱翔既有年昇平何以答茹纁已翩翩
樂事農家得涼風埜老存秫田供伏臘茅屋長兒孫客
至驚奇服人來對瓦盆此間堪小築傍水啓柴門

送仲章弟之武林

瀟灑憐余季奚囊一卷書淡雲秋色暮小雨晚涼初湖
白涵無際楓丹錦不如籃輿應佩筆名勝莫教虛

黔陽回途感懷次陽明先生二首

行行又復過山塘兵火餘生出貴陽短髮星星戎馬上

初衣冉冉水雲鄉
空傳干羽綏荒甸
坐惜貔貅逞鬼方
西顧正煩宵旰計
微臣何以答君王

過雨千溪漲水痕
迢迢原隰望來渾
荒城辛苦留孤劍
殘驛蕭條飯小村
芹曝有懷天路邈
風塵回首夜郎昏
沙場白骨無涯恨
時有烽烟入夢魂

甬上耆舊詩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甬上耆舊詩卷二十六

詳校官石中允臣薩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銓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欽定四庫全書

甬上耆舊詩卷二十六

監察御史胡文學編

光祿寺卿吳公禮嘉

字會之萬厯中以進士歷監察御史時國本論起臺省俱具合疏諫公方出按宣府臺中知公同志并列其名遂俱賜罷家居與周文穆全學士諸公為雅集賦詩形于圖畫一時傳之泰昌改元錄建言得罪諸

臣公已前卒贈光祿寺卿所著太白樓稿行世

即事

晝長初卧起侵幌篆烟微烏府閒中靜青山雨後肥庭
花擎日午檐鳥曳雲飛無那東西警愁城忽四圍

途中遇雨

霖霖春膏細桃源路欲迷山中籠翠樹石髮亂香泥岐
麥欣苗秀鳴泉雜鳥啼悠然恣吟賞霞采忽明西

周文穆公應賓

字嘉甫號寅所初中進士廷試已擬第一人內閣余
文敏公以同里引嫌置二甲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
修神宗將立太子復改傳三王子並封公率同官疏
諫請先正東宮後封二王不報歷遷吏部右侍郎在
講筵多所諷諫以憂歸里居十六年光宗立召為南
禮部尚書五疏乞休加太子太保歸里公少嗜學目
數行並下老而彌篤所著有舊京詞林志九經考異
識小內外編月湖草諸書詩人葉鄭朗先生負才氣

亢世不合公獨與申布衣之好吾黨賢之

去婦詞

故人昨日新新人明日故同是機中人何必問縑素

閨詞

蓮葉出田田何人不采蓮偶然逢並蒂雙淚寄君前

入山

緣山曲水洄入谷盤山繞前邨雞犬鳴漸入人家道處
處藝桑麻家家懸桔槔婦子舂黃粱丈夫刈紅稻忽驚

客子來几榻皆傾倒應對操土音衣冠尚純縞與之較
陰晴五行頗能曉乃知山谷中淳風猶未掃

種圃

種樹青門裏東陵跡已湮虛堂空乳燕僻巷少行人風
雨愁將夕鶯花憶舊春長鑱聽苦調歎息百年身

林居

梅雨初晴擺紈天偶行樹下聽新蟬鬚眉雪白誰家叟
扶杖邨西看水田

按察副使周公應治

字君衡文穆公族弟也以進士出知分宜條上十六
事治縣有名擢南吏部主事歷遷湖廣兵備副使會
楚中華越之變公被傷遂引疾歸家居事大母母能
畫色養年六十餘卒于家所著玉几山房集行世

夏日游牛首山寺

凌飈討幽巒憩石停孤策直路引松杉蒼厓渺難測梯
雲躡層岑橫亘象緯逼芙蓉秀中天面面若可摘陰泉

印虎蹤古洞藏龍跡崔嵬天闕聳蜿蜒長江射紀勝有
今古覽景無旦夕意以神理超情因曠視適湛然冥真
心雲卧景俱寂

過盤山

盤紆躋磴曲迢遞入雲烟絕壁疑無路危崖更有天人
家蒼翠外鳥道蔚藍間性僻耽幽險寧辭屐齒艱

副都御史丁公繼嗣

字國雲以進士授刑部郎歷遷湖廣參議薦布衣瞿

九思孝廉鄧元錫于朝晉副都御史撫閩中日本詐
為琉球貢使突入會城瞰虛實公疑之使核其貢物
果皆日本所產乃獨留其使柏壽候旨而盡遣所從
歸國如是積三歲日本計卒不行公為人坦厚善善
意長人言其開府有薦無劾終不失長者所著蒼虬
館集行世

寒食後行役

春事行將暮羈愁且未宣
蘭餉過冷食槐火試新烟
吏

立松花下馬嘶藤葉前
鬪雞人滿道轉憶帝城邊

參議林公祖述

字道卿進士選庶吉士改授監察御史在臺嘗劾巨
璫張鯨救廷杖給事中李沂為時所重歷官貴州參
議以子貴贈刑部右侍郎

天迪見贈和答

解組辭農署誅茅構水亭
手支調鶴杖案置種魚經
愛客時浮白看山晚送青
巖栖君覺是吾亦願沈冥

禮部右侍郎全公天敘

字伯典號鐵菴少司空元立孫也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脩萬厯中皇長子出閣充日講官公詞旨高暢審
聽曉然嘗小疾屬同官代直輒顧問全先生何在歷
官侍讀學士以母楊在京邸不習苦寒力請使得奉
母歸里門公自以兩世載筆為侍從之臣務持大體
嚴重人望而畏之竟坐此得謗改官留都卒于家天
啓改元贈禮部右侍郎所著鐵菴集

寧國與史郡公登北樓

自昔宣城守青山獨有緣
捲簾通晚翠把酒滴吳烟
婚嫁含情切功名治郡先
閒庭雙鶴好愛客舞蹁跹

曉望

巖壑開新霽清容倍可憐
雲中聞水碓竹裏出炊烟
捷鼠穿松徑飢鳥啄芋田
閔農知感激瘠土幸豐年

天門

山腰石裂翠微開不放紅塵下
界來老樹托根何歲月

羣仙駐足盡樓臺金支倒射晴溪晚珠箔輕聞雨洞雷
鶴馭驚笙渺何許凌風好進紫霞杯

杜郡丞辭官書來有放鵬語吟以口號

日共兒童盼使君清淮水接海東雲好從物外閒司馬
來訊山中舊廣文放却白鵬真早計養成蒼鹿故同羣
題書結想千餘里只對烟霞與夕曛

都督僉事萬公邦孚

字汝永號瑞巖鹿園先生之孫也少為諸生不常守

一經已襲爵指揮凡三領漕最有名遷山東都司僉
書入衛值三殿災公率三千人夜從大司馬救火上
命毀五鳳樓以保承運庫公曰樓為國家象魏不可
撤臣請併力衛庫乃令軍士各持溼絮被覆屋運水
灌之樓得並存會援朝鮮公出督龍江水師守鴨綠
江通饋運晉參將守溫處閩盜詐稱商入浙地殺掠
揚帆而去莫可詰公命分閩浙海界商舶不得越境
閩商入浙則乘浙舟浙商入閩亦如之遂著為令再

遷以都督僉事總福建兵脩戚武莊遺法壁壘一新
有外島舟失風被獲當事欲駢誅報首功公持不可
曰借風濤之力以膏吾刃吾不忍為也所獲三十五
人盡釋之去未幾聞有營求其地者遂引疾歸里居
十有九年築數椽櫛食日與諸公觴咏為娛卒年七
十五所著一枝軒稿行世

括蒼道中

山繞疑無路溪迴別有天四圍開峻壁百道涌飛泉鼓

楫臨青翰乘檣破白烟更看回首處雀室幾相連

春日過西皋別業

卜築依阡陌柴扉傍水城幽兼山翡翠色借樹從橫日出僧初飯林開燕出楹呼童尋筍蕨佐酒看春耕

東省率班軍入衛賜宴

百萬貔貅衛帝京御廚分饌曉星明春深內苑黃鶯轉疑是雲中簫管聲

大理寺卿徐公時進

字見可號九瀛少發憤力學自為童子輒不屑章句
家貧晨夕不給晏如也自舉于鄉十七年始中進士
益杜門讀經史志操逾勵初授南工部主事稍遷職
方郎中時援高麗兵奉虎符橫索糧大譁公獨與面
示利害衆遂懾出守岳州時采權使四出楚璫暴尤
甚郡縣畏之如虎公獨遣吏前通刺璫謂他郡無敢
均禮可速更刺來公如不聞命駟訶直抵舫次亢顏
相對璫亦憚其嚴整即解舟去調守荊州免沙市稅

舟清宗祿詭籍者罷單民門稅築長堤甃龍陂荆民
德之再擢廣東副使以水陸兵攻海盜破其舟商艘
得通入賀萬壽遂乞歸公居里門名益重天啓初起
公南光祿少卿改太僕少卿晉大理卿致仕三遷俱
未嘗赴官卒年八十四所著鵠茲集啜墨亭草逸我
堂餘藁諸書行于世

徐鏐歌為隱士徐翁賦

剡溪東下舊坑邨千古高人舊宅門
說見徐鏐雲卧裏

山中太古今猶存閒占晴雨義文易遞長兒孫老瓦盆
一年種稔幾番收一片松篁遠蔽樓葛衫芒履黃皮褶
長生木瓢高頂笠我行我意自逍遙垂垂石磴蒼莓襲
前川月漾釣竿罷荷鉏迂叟迎人話老妻烹蕨待晚餐
欲歸猶息長林下一生不上里正廳倩人輸稅不敢停
有馬不騎閒在野有鳩不杖任天行名喚徐鏐字亦鏐
并欲逃名訪白鷗人生何必耽朝市杜郎賣藥早時休

送叔氏之廣陵

天畔蕪城樹影橫一帆送客暮潮平多年鬚鬢疑交契
逐日沙洲似世情柳眼已占賓駕至鰯鯪正美主人羹
故園花事猶相待莫戀王孫十日晴

壽都督萬瑞巖七十

舊是朱門宅家承竹素書禁方龍藏出丹井海雲儲夢
穩風塵外身閒老病餘時平埋劍氣釀美薦江魚煮石
過新火栽萸半故廬興來看齒髮報國幾躊躇

右中允陳公之龍

字士燮號渤海以進士歷官右中允公為人簡易有
東晉風味前是吾鄉袁文榮公全玄洲學士在翰林
過自引重待門生多不以禮公心非之及分考出就
邸即戒門者本房新進士造謁立為通無使候門下
豫為大被與諸門生飲極驩即聯被同寢其簡脫若
此一時稱之

觀石照

度嶺入雲林滿目生奇峭靈壁起層巒鳴泉瀉幽竅行

行上高亭巖頭標石照清瑩似玉壺空中矚窈窕衆睨
從旁窺顧影各相肖試問劫火因世邈詎可料大道尚
含章造物忌光耀用晦存貞明感茲悟要妙

除夕立春

薪火傳無盡春從臘底生合分知歲序斷續似交情柏
葉隨儺鼓椒花帶爆聲客中渾得醉此夕有餘情

送友人使金陵

皇華遙指鳳臺遊選勝無如問十洲花草不惟春爛熳

衣冠兼似晉風流竹枝遙落秦淮月楊柳淒其燕子秋
傳道吾宗新釀好何時把握上牛頭

同知松江朱公勲

字定國少為諸生有名吳中王弇洲先生嘗為二子
擇師張肖甫司馬因與言甬上有朱定國者其人國
士也及公造謁弇洲一見曰朱先生人如玉潤文則
金聲誠吾輩人也因留館中使逸季房仲並師事之
王文肅公亦言江南文人無踰朱定國者由是公名

重吳中未幾舉于鄉謁授靖江令數斷疑獄疏河渠
罷無名之征靖田多瀕江坍漲不常公履畝度之賦
其漲以代坍者民俱悅服遷同知松江善治盜除郡
中大猾治行赫然為同官所忌罷歸公性嗜古善鑑
所居五岳軒購先代彝器名蹟充其中博古家所載
某物在四明朱氏即五岳軒也公家居日與里中名
薦紳相倡和布衣葉鄭郎李子年二先生俱負高才
橫睨一世公獨與定交相接意甚歡即其人可知矣

醉葉鄭郎宅

攜酒意何如深村久獨居
臨流數浴面看竹當吾廬
天入三秋爽雲來四壁虛
敢言知爾者詩自逼黃初

趙郎中體仁

字存叻尚書端簡公子也
以父任歷官刑部郎中持
身潔素居官俸入不私常
鬻產自資惟懼玷先人清
白鄉論賢之後人世有顯者

送陳用吉分教夏津

才名早歲擅登壇此日官仍首宿寒暫借傳經開絳帳
終期射策動金鑒夏雲直接河汾近津樹應齊岱嶽看
君去我留堪寂莫一尊聊自酌更殘

甬上耆舊詩卷二十六